

这记号像是一只被鲜血染红的人脸，那人脸的眼睛，并排地画
引出了一个神秘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。

W.D.X.Y.

欧阳平著

SANQINCHUBANSHE

雾都血雨

WUDUXUEYU

● 欧阳平著 ● 三秦出版社

SANQINCHUBANSHE
O. Y. P.

看似一只滴着血的人血蝙蝠 案惊雾都

(XII)

这记号看似一只滴着血的人血蝙蝠案惊雾都扑朔迷离
引出了一个曲曲折折血泪交融的故事

WDX Y

欧阳平著

SANQINCHUBANSHE

雾都血雨

WUDUXUEYU

● 欧阳平著 ● 二秦出版社

SANQINCHUBANSHE

O. Y. P.

藏

看似一只滴着血的人血蝙蝠 案惊雾都

RBF81/11

I247.5
636.2-1

雾都血雨

欧阳平著

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翻子麻粉72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淳化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开本 8.8印张 插页 137千字

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6000

ISBN7-80546-132-5/I·26

定 价：2.5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正当抗战危急，汪精卫在南京挂起加黄边的青天白日旗的时候，雾沉沉的重庆突然发生了一起血案：在地母亭尼姑庵的禅房里，横躺着男女两具血尸。男的是个须发苍苍的善堂执事，女的是个驼背的、令人望而不敢相亲的老尼姑。是奸情么？两人确无可恋之情；是逼财么？尼姑庵除供桌法器外有什么可取的？怪！特别是现场墙上，留下了一个用人血画成的奇妙记号“卍”，这不是江洋大盗的“漏粉菊花”，更说不上是“杀人者打虎武松也”的豪迈留言。这记号看似一只滴着血的人血蝙蝠。案惊雾都，扑朔迷离，引出了一个曲曲折折、血泪交融的故事来……

目 录

- 一、大刺客与总舵爷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、血蝙蝠…………… (13)
- 三、“死人活打”和中国“吉卜赛”…………… (25)
- 四、蝴蝶红这个女人…………… (43)
- 五、火坑中…………… (57)
- 六、龙争虎斗…………… (69)
- 七、妖氛毒雾…………… (87)
- 八、女飞贼…………… (98)
- 九、血海冤仇…………… (114)
- 十、喋血音的血…………… (132)
- 十一、风满楼…………… (146)
- 十二、红粉夜叉…………… (161)
- 十三、安居风云…………… (175)
- 十四、斗牛场里的血案…………… (186)
- 十五、腥风血雨…………… (200)
- 十六、夜袭纽家堡…………… (211)
- 十七、血溅俱乐部…………… (224)
- 十八、火烧虎狼窝…………… (238)
- 十九、侠僧诛神龙…………… (252)
- 二十、洋行锄奸…………… (265)

一、大刺客与总舵爷

浓浓的晨雾笼罩着两江交汇的古城渝州。雾，对于已成抗战中心的陪都——重庆，是天然的防空幕障，它使抗日后方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以及工商各业，能在那如火如荼、不惜牺牲、坚决抗击法西斯强盗、保卫祖国的神圣事业中，躲避敌机残暴的轰炸，在艰难困苦中救亡图存。中华民族的子孙用鲜血，用勤劳，在潜写着光辉的历史，昭示全球，垂训万代。雾，也隐蔽着大时代中某些小小的阴暗角落，那里蠢动着魑魅魍魉。

秋雨淅沥。这种天气决不会有日寇飞机来狂轰滥炸，因而，那夏季因避空袭而寥落、因遭轰炸而残破的市面繁荣起来了，雾都山城，呈现一片生机。

九点钟了，有人却懒于起床，还躺在烟榻上过瘾。他那间不十分堂皇的卧室中，却常坐着将、校级的军官，党、政要员，地方士绅、帮会头目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人物。他们毕恭毕敬，小心伺候着主人。卧室太小，不妨坐在烟榻上，为他送点心、水果。他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民族革命英雄，大刺客黄复生。此人四川隆昌县人，清末留学日本，加入同盟会任四川分会会长。当时革命党在国内的起义斗争，遭到清廷残酷的镇压，党人惨遭屠杀。激进的民族革命者，就采

取了暗杀清廷权贵、激发民气的暴烈手段。一九〇九年秋，先是人民革命的先辈吴玉章派黄复生回中国，在北京琉璃厂以开设守真照相馆为掩护，秘密建立同盟会的联络点；继则发生由喻云纪制造炸弹，黄复生、汪精卫负责执行埋炸弹刺杀摄政王载涛的惊世义举。同时秘密参与的还有四川人但懋辛、黎仲实及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。可惜功败垂成，为清廷察觉，黄、汪、黎三人被捕，囚入所谓的“刑部天牢”，是为“叛逆皇犯”……史称黄复生等人是“博浪椎秦，亦寒敌胆”。可是“七·七”事变，日本法西斯疯狂入侵，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、艰筭抗战、保卫祖国的紧要关头，汪精卫竟投靠日本，在南京搞起伪国民政府，成了头号汉奸，陈璧君便也成了头号汉奸婆。而这一位民族英雄、大刺客黄复生虽在民国建立后做过不少好事，现在却困居后方，老景颓唐，吸毒沉溺。他赁居重庆铁板街一间普通民房，整日一榻横陈，吞云吐雾。老伴已无，他孤身一人，有一个女佣代理家务。他很少下床，也更少出户。但以他过去传奇的历史、晚节的贞坚，且还在国民党中有着中央委员的席位，人们绝不因他吸鸦片，受馈赠等微疵而轻视他。须知他的一言一行——特别是在四川——尚有很大的威信，因此来看望他的人不绝，阶层也复杂。

“格老子，当年宣统小儿溥仪，不过是个拉清鼻涕的娃娃，弄死他有啥用，所以要刺死掌国家大政的摄政王。我同汪精卫之所以失事，完全坏在那颗炸弹壳的制作上。”黄复生已五十多岁了，瘾君子尚不显萎靡。他瘾已过足，抬起了身躯，喝了一口上关沱茶，精神抖擞地吹他的“想当年……”提起往事，仍是老骥伏枥，奋鬃扬蹄。“那是我花

钱请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厂制造的，当然罗，我不会说是用来装炸药行刺的，厂里却认得我是守真馆照相的老板，并没有疑心。我同汪精卫把炸弹安置在载涛出外必经的银锭桥下，接上电线，人躲往附近水沟内，俟机通电引爆。哪知临时才知电线短了一截！正要设法，真是见他妈的鬼，一个回民叫刘培贞的半夜起来撒尿，发现了我们，他以为是小偷，跑去报告了巡夜官兵，我们未等官兵到来就撤退了，因炸弹太重来不及携走，只用浮土掩盖。官兵发现炸弹，视为大案，申报俗称九门提督的步兵统领衙门，派出缉骑，先从炸弹外壳的制作上找到了鸿太永铁厂，跟手大队人马包围了守真照相馆，捉住我和汪精卫、黎仲实——陈璧君已去日本。好家伙，五花大绑，钢刀架颈，前后都是荷枪实弹的新军严密押送，真是杀气腾腾。我早就横了心，昂首挺胸，无所畏惧。我没有回头看汪精卫，他平日高调唱得比啥子都好听，什么‘慷慨歌燕市，从容作楚囚’，很象个样子，只是那一回我们没有被‘饮刀成一快’，而是判了个永远监禁，不然真如古人说：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，倘使当年身便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。现在他竟当了大汉奸，真是可恨啊！可恨！”

大刺客因为气愤，涨红了脸。他一阵呛咳。可叹他豪杰一生，清贫寡欲，老来只有一个女儿。这位大小姐又不争气，吸毒，闹自由恋爱，师生同居。大刺客是革命者，不能用封建礼教去管束千金，非常窝心，对人怕提家丑，父女隔阂，早已分炊，因此老景更为凄凉。他那千金此时正悄悄地与女佣打商量，想偷点老头子的烟膏续命。

“复生先生是个关圣人 有骨气！汪精卫是个什么东

西，该给他个三刀六个眼。”说话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，平头，无须，面带虎形，深目、方颌，戴副满架葡萄的墨晶眼镜，套着鸡血砣的汉玉扳指，玩着一对小钢球，身着玄色嘉定大绸衬衣，德国重磅卡其马裤，运动长袜，千层底登山布鞋，腰里硬三星套月的牛皮带上装饰着银配件，斜挂三尺带穗的青锋宝剑，身边还放着系有英雄结儿的荷叶凉篷及挡尘的彩被。这身打扮混古今中外为一体，稀奇古怪，说话鄙俗无文甚至出格。但其人却是精神矍铄，目光射人。——他是四川袍哥的总舵头唐老大王唐得胜，清末当过绿营弁目，以哥老会身份参加四川保路斗争。他自称曾在资中亲手砍下铁路大臣端方的脑袋，并拿出一张发黄的图片，果系端方的人头搁在板凳上，老大王持刀在侧的合影，足可予人凭信而加以敬畏了。他也曾在重庆联络袍哥，辛亥革命时手执炸弹，杀到知府衙门，捉住知府，在朝天宫剪去他的辫子。不过据目击者说，唐得胜是把两枚广柑用手巾包着冒充炸弹，老大王也坦率承认事实如此。民国后唐得胜没有当官，却在社会上混上袍哥总舵爷的王位，川东川北很有势力，十多年来重庆人都亲见他穿着这身中西合璧、古为今用的侠客行头，跨着神骏的黑骡或黑马在闹市骋驰，军警不敢干涉，还得立正敬礼。他那匹黑马还是川军战区司令杨森在湘北大捷中缴获的日寇战马，特派专差送与老大王乘坐，借此向四川人夸自己抗日的战功，因此一任他飞骑招摇过市，骡马沿途拉屎，蹄扬尘土，谁敢干涉他。何况唐得胜正以全川袍哥的名义，募集捐款，献飞机打日本，干着爱国的大事哩。

“汪精卫不是也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么？不少党国元老也过去了，他们是主张和平救国的。”屋角一个穿抗纺长衫的

老头在说话。他叫钮国华，曾在川军中任过旅长，川局割据排挤，势力不敌，落个“解甲归田”，旋又“偃武修文”，新近被任为铜梁县县党部主任委员。但国民党在地方党部中，安置有直属中统局的秘密人员，掌握特委会、调统室等大权，地方党棍很感掣肘，因此钮国华特备了二十两好烟来晋谒黄中委，希望大刺客能为他疏通各方面的关系，特别是辛亥革命中一些老党人，现在分居各地，都为地方人望，又都是汉留舵爷，他们均以黄复生为楷模，只要中委二指大名帖嘱咐关照，钮国华的主委宝座就坐稳了。

“你说啥子？！汪精卫的伪组织也配称国民政府？他那班狐群狗党也配称党国元老？那是些汉奸走狗，与袁世凯一样的大卖国贼，即使龙袍加身，当不了几天儿皇帝就会短命，还落个遗臭万年，这些狗日的龟儿、龟孙、杂种！”黄复生拍床大骂，尽管他体质不堪，气急喷沫，咳喘连连，却是正气浩然，连那间简陋的卧室也充满了堂皇之气。

“汪精卫一伙是没得五伦八德的野物！”老大王取下墨镜，圆睁虎目，威风凛凛，操着彭山区口音发怒：“袍哥就是讲忠义的，关圣人读春秋就是要杀乱臣贼子，所以弟兄伙都舍得出钱捐献飞机救国，外搭炸死汪精卫。”——他那关圣人读春秋的学问是袍哥经典。

钮国华瞅着那三尺青锋宝剑倒有点发怵，生怕自己的脑袋也被老大王砍下搁在板凳上拍照，只好陪笑敷衍。

“我虽然吸两口烟不过是害我自己，我没有害别人，没有害国家。你只消看看日本飞机狂轰滥炸，多少人血肉横飞，家破人亡，就会恨死那些狗日的汉奸日本鬼，还有啥子和平。”大刺客喘过一口气，又说：“你送了我一点烟土我

该说声谢，但是为了几两烟土就要我说没气节的话，我黄复生不干，你就莫多心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想起他那吸毒堕落的女儿，钮国华正是通过她才把烟土送到大刺客手上。黄复生有些伤心，便长叹一声，倒卧烟榻啥话也懒说了。

沉默了一阵，大家都感到无话可说，只好告辞。钮国华还想抽空与黄复生续谈，见老人闭目微喘，也只好随众离去。铁板街不能通汽车，有汽车的人都得在雨后泥泞的石板路上走一段后方得登车。方便的是阔人们都有为跑警报自备的三名轿夫的滑竿，可就在门口各登各座。只有总舵爷的大黑骡，早由兄弟伙牵纆坠镫，递上马鞭，恭请上骡。他刚举脚踏镫，瞥见一老一少站在路边为他让道，老的还拱拱手：

“大爷回龙转驾了。”年青人只点点头表示招呼。

“老弟和老贤侄你们忙？”老大王当即缩回脚笑着招呼，眼光是投向年青人的。能得到总舵爷如此优礼，在雾都社会的中层人物中是不易的。

“大爷，你也忙？”年轻人礼貌回答。

“忙得很啊！”老大王嘴里叫苦，脸上却很得意。“全川仁、义、礼、各堂各社各码头捐献飞机的款子都筹拢了，马上就要开大会，举行献礼仪式，到时各码头袍哥都有代表参加。我就见不得有些人不懂规矩，不懂潮流，如果还象过去歪戴着红顶瓜皮帽，叨着牙骨叶子烟杆，或者是青布缠头蓝布缠腰的打扮，在会场上歪着屁股丢歪子（袍哥礼节），我就要拿马棒打他老弟。这是四川袍哥在抗日啊，要做给外省来的青、洪帮兄弟们看啊，流里流气的哪个要得，我是拿了语言出去的，不准给袍哥丢脸。”

“对头啊！还是大哥懂道理，顺潮流。”老的赶快恭

维，年青人却因老大王自己着这身稀奇古怪的装束，却偏要一本正经的要人正衣冠，讲规矩，讲潮流，心里好笑，但又不便接嘴，只点点头算是领会。

“梁三哥，你这位少君老弟是新派青年，知书识理，你问他我说得对不对？”老大王还着重说：“老贤侄是记者，该在报纸上写两篇新闻提倡提倡。”用词不当，谁敢纠正，他之所以对年青人优礼，就是为请记者在报纸上“提倡”。记者只好又点了点头。老大王目的已达，便伸出戴汉玉扳指的大手与二人握别。在一群牵狼犬、提鸟笼、捧古董（附庸风雅，多为赝品）的簇拥下，只见宝剑长穗拂风，凉篷绸帽飞浪，蹄声得得，银铃叮当，俨然山大王似地径去。年青人被握过的手却隐隐作痛，心里骂着粗鲁，也颇讶总舵爷豪气与威风。

老的叫梁玉库，巴县人，早年参加过蜀军政府，与黄复生是旧交。之后从商，开设裕成祥山货号，在北碚峡区内的矿山上还有些股本，家道殷实。这次献机他捐了法币二百元（够十石大米），老大王还说他“小器”。儿子梁正秀，在成都念完大学，因抗战返家，任上商办的《济川日报》的特约记者。父亲对儿子尚能听其发展，也不吝经济支援，只不过认为什么“新闻记者”之流不是正经的扬名声、显父母的事业，所以常领儿子拜谒黄中委，看是否有什么机会。

“唐得胜算得什么人物，只不过因缘时会凑合他成了总舵爷吧！”大刺客又有了精神，在烟榻上喝着西米莲子羹向梁家父子说，“辛亥革命，重庆袍哥中的首领是况春发，史有记载。唐得胜不过是马前一卒，能勇往直前而已，当然这也是民族正气，革命精神。况春发在革命后规规矩矩地去经营他的上青云鞋店，也如你老弟一样，功成身退，返璞归真。

唐得胜却靠开香堂、霸码头，成了总舵把子。他有什么知识学问，平日绷起那个怪头怪脑的英雄侠客的样子吓人。”

“他是弃目出身，不学无术，虽然称王霸道，却还不是大奸大恶一流的人，发动几十万人捐款献飞机就很不容易了。”梁玉库小心回答。

“咳！不容易，唐得胜的飞机真会上天么？还不是想蒋先生……”大刺客放下碗勺，抹了抹嘴，转过话头：“梁正秀，我不懂现在的报纸是哪个搞起的，登出‘飞天神龙’这种广告来。”

原来重庆各报上连刊了三天中缝通行广告，特大木刻“飞天神龙吴铁侠，邀请各派、各教武式武林高手友谊比赛启事”。下面一号黑体铅字：“鄙人率掌门八大弟子，由京来渝，以武会友，邀请武术界、体育界、江湖杰士，不论内外各家，三山五岳，作友谊比赛……。”大刺客烟盘子边每天都有几种当天报纸的。

“广告与新闻不同，只要是不违法的广告，可以花钱刊登，飞天神龙登中缝全行广告只怕广告费吓人得很，报馆欢迎广告雇主，但对神龙这样的广告只怕没有折扣优待。”梁正秀回答。

“你知道神龙为什么花这么多钱登广告？”

“我想是拳教师摆擂台打天下，争码头。”

“是帮会分子甚至有政治力量作背景在争码头，争陪都重庆这个大码头！吴铁侠不过是被人架弄出来的打手。”大刺客扬着报纸说，“自迁都以来，外省青、洪帮势力进入四川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左道旁门也进入了四川，他们都要独霸雾都。四川的哥老会就会成为他们的对头，真是‘脚不

死，孤不安。’何况袍哥们又有献机活动，很刺激了他们一下，因此必须来个‘罢黜百家，’唯我独尊，支出打手‘临潼斗宝’。历来帮会争码头就是如此，并不新鲜。可是别忘了这是陪都，是政治、经济的中心。早在蒋先生进川前已秘密派遣过军统、中统、宪兵特高科以及一些特殊人物到了四川，这些人中有善于利用帮会组织、盗用民众名义搞政治活动的，帮会头头常被他愚弄，打得个头破血流，什么神龙只凭拳头大，臂膀粗有这么大胆么，肯这么花本钱么？这是陪都啊！”

梁家父子打心眼里佩服这位曾被孙中山先生任命为道尹、总司令、代省长的大刺客，见识确高人一等，不仅仅是个“暴虎凭河”逞匹夫之勇者，只是不便接嘴。

“唐得胜也看到了这一点，生怕江山保不住，将来热闹呢！”

梁玉库怕他说个没完，赶快拿话岔开，转弯抹角的为儿子寻机会。黄复生表示：“正秀肯宣传救国运动是好事，当年辛亥革命我是年青人，现在神圣抗战你们是年青人，应该承先继后为国家民族工作，有机会我向人说说，看能不能多给你们报馆一点平价的纸张、米之类的物资。”也算许过好处。梁家父子不便久坐，告辞退出。在路上，梁玉库告诫儿子：“搞救亡工作的新闻宣传我不阻你，只怕你年轻不知利害，弄不好……咳！过去清党、反共，死得不明不白的人还少么，你搞搞社会新闻倒是不犯大忌的，但切莫学你大哥梁正丰那样浪荡，从小惹祸，跑滩到上海，一去十多年无音讯，现在回重庆了，表面上还看得，不过我看他是正而不足，邪而有余，谁知他这些年在外面鬼混些什么。”

梁正丰是正秀的族兄，比他大十多岁，家中富有。正丰年青时时而读书，时而习武，时而声色、犬、马，纨绔游侠，曾因小事与一个小军阀发生冲突，十八岁的梁正丰竟开枪击伤了对方，之后亡命江湖，父亲因此气死，所幸那小军阀也死在四川的内战中，没有酿成大祸。抗战军兴，梁正丰回到重庆，阔了，西服笔挺，手面阔绰，交游宽广。据他自己说：离开四川后，先在上海什么大学读过书，后来去北京，又出关外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在南京交结了一位中央党部的总干事，南京人安诒谋。安给他找了一个市政府的挂名差事，实际是为总干事私人跑腿，与京、沪一带的川帮商人做生意，并与帮会人物、军、警、税、卡交际，很有办法。政府迁川后，梁正丰更是龙归海、虎回山。安诒谋已荣膺中央干部训练团（在浮图关）的少将训导处长，实则他的秘密身份仍是中统局总干事。他除了在南京有巨大的不动产及企业外，在重庆也与人合资经营了一家金陵公司，专做匹头、棉纱兼囤积粮食。安诒谋身为政府要员，做生意只能在幕后操纵，梁正丰成了金陵公司协理，主要管疏通社会上各种渠道，于是交游更广，更吃得开，何况他又在重庆市政府挂着一个科长的头衔，身边藏着小手枪，能在紧急报警中掏出防空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，进入任何公私防空洞，鬼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样的科长？

在南京认识梁正丰的人，悄悄露过底，说他在关外是与胡子（响马）混在一起，“七·七”事变后，他以川籍学生的身份为掩护，在北平、上海都当过秘密制裁汉奸、暗杀日本人的狙击手。因此怀疑梁正丰是中统组织中的骨干。然而他不说，谁也不敢问，只有敬鬼神而远之。他祖遗鼓楼街一

栋旧式洋房，虽遭轰炸有所毁损，经修葺尚可住人，借与安诒谋作了公馆。梁正丰至今还是个单身汉，也住在那里——他母亲早疏散下乡。——总之，梁正丰亦官，亦商，亦流

梁玉库极不喜欢这个侄儿，梁正秀却爱接近这位族兄，因为他见多识广，交际又宽，很有新闻路子。

裕成祥山货号是在扬子江边九道门街，内有大货棧，旧式厅房，客房，库房。父亲住正屋，儿子住被震而未坍的阁楼，他称其匾为“风满楼”。女眷们多疏散到北碚。他们刚跨进门就见全商号的师友、雇工乱哄哄地挤在一起议论：

“死得惨，死得惨！驼子尼姑的伤口由胸口通向驼背，包袱被打穿了……”

“叶烂龙更惨，脑壳开了花……”

“什么？死了人，今天没有轰炸啊！”梁玉库停步查询。

“不是炸死的，是被枪打死的。”跑街的店伙拉着回答。

“死了谁？哪个一回事？”梁正秀也在问。

“是地母亭尼姑庵的驼子当家归元和善会上跑街的叶全德，不知为了啥子事，被人双双枪杀在禅房里。”管账先生说得较清楚。

“叶全德浑名烂龙，为同善堂募功果、办施药，不是个惹事生非的人啊，怎会同尼姑……”梁玉库感到惊讶。

“那有啥子稀奇，他与尼姑都是借神敛财，大概是乌龟有肉在肚子里头，被人谋财害命，凶手杀人后还用布蘸了人血，在墙上画了一个‘盐老鼠（川人讹传：鼠食盐后生翅为蝙蝠

蝠)’,血淋淋的,好怕人啊,我亲眼看见的。”跑街伙计腿快,去过现场,说得有鼻有眼。

“什么?血画了盐老鼠,血画了蝙蝠?”梁正秀有着职业敏感,认为是一条耸人视听的新闻。

“唔!血画的盐老鼠在粉壁墙上。”跑街的补充。

“我采访去。”记者向父亲打声招呼,迈腿抢新闻去了。梁玉库摇头叹息:“世风不古啊,又是血案,谁知道为了啥子。”